

當我們談論5000萬時 該談些甚麼？

上周五舉行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中，有一項議程是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5,000萬元的新承擔額，以供康文署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藝術家們創作藝術品。5,000萬不是個小數目，與這麼大一筆錢相關的事項，自然也絕非小事。事實上，早在3月初，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表示支持財政預算案中「額外撥款五千萬港元給康文署」以促進本地藝術發展的建議時，不少人心底便都打了個大大問號——去年，康文署購藏本地藝術品的開支只有約170萬港元，今年一下就建議多撥款5,000萬，這筆錢會怎樣用？購藏哪些藝術品？規劃是否系統？對當下本地的藝術家創作會起到怎樣的扶持？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原有採購藏品的政策會有哪些改變？

然而，本報記者帶着這一大串問題聯絡康文署，卻沒有得到隻言片語的說明——康文署相關負責人還是轄下的任何一間博物館，都沒有給出任何回應，只是表示所有的相關程序，在康文署5月份發佈的官方文件中已講得詳盡。於是，我們聽取了藝術家、博物館（非康文署轄下），以及收藏方面的不同聲音，共同探討，當我們談論這橫空出世的5,000萬時，該談些甚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5,000萬在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時，講明是要「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藝術家創作」，但這兩大主旨又恰恰非常泛泛，追問多一層——怎麼購藏？怎麼委約？就會發現其中模糊含混之處。

康文署官方文件中的購藏策略包括四項，可以被簡單歸納如下：從歷史的角度去蒐集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收藏名家與新秀的作品（「名家」與「新秀」，具體針對兩個不同的群體，該以怎樣的標準去甄選，文件並無解釋）、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獲獎作品，以及在公共藝術計劃中委約藝術家創作的作品。

從這樣的策略指引中，我們只能得到幾點大概認知：一是這5000萬會用來系統地去收集香港藝術史上的作品，二是對於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主要的收集方向是「獲獎」和「委約」。而對於這樣的闡釋，業內人士各有自己看法。身為收藏家的「藝術門」主人林明珠認為，政府願意投放這樣的資源去支持當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鼓勵更多人「become artist」。她指出，比給予資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培養香港的藝術家、收藏家和整個藝術市場，這只是靠政府並不能做到的事。「每一個人都要出力。」而她也同時指出，當代視覺藝術作品中的裝置作品，本身收藏難度也較高。

5000萬撥款的來龍去脈

5000萬對於本土藝術的推動，力度不算大，卻幾乎相當於一家博物館一年的經營費用。政府這次出招，搬出來的台詞是透過收藏本地藝術品推動本地藝術發展，然而坊間，甚至藝文圈內，對於這5000萬的使用卻有不同的詮釋及解讀方式。

政府高調撥款予博物館，此前並不常見，因而這次引起迴響與揣測也特別多。有文化工作者認為這次撥款與三年前政府否決博物館公司化的決定不無關係。早於2007年，民政事務局計劃將康文署轄下博物館公司化，脫離康文署，另立法管治機構作私營管理，計劃在2010年遭否決，否決原因不外乎員工身份轉換衍生問題。博物館公私化討論源於康文署管理不妥，博物館人流偏低，署方在收購藏品方面並不積極，龐大的支出大多用於藏品保養及職員薪資，令博物館發展停滯不前，變相浪費公帑。政府一方面否決博物館公司化，一方面也要發展博物館，5000萬撥款變相是基於發展博物館前提下的措施。

當然，也有說法是政府長期漠視視覺藝術發展，為了回應訴求，不得不正視問題。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總監楊春榮則認為，公共博物館是「打不破的飯碗」，如果發揮得不好，就變得很官僚，而市民正正覺得香港的博物館一直都沒發揮其功用，博物館的職員等於吃「大鍋飯」，要改變這個現象，只好公司化，當年的討論便是回應市民的訴求。「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做好文化教育工作，從第一天開始便失敗了。」由此引申，他指這次罕見的撥款，是為了未來西九文化區的順利推動而生出的策略。西九文化區項目由始至終都得不到港人一致的共識，西九動用了數十億公帑，至今依然被人質疑；M+博物館陸續建購藏，藏品費用一直為人詬病。市民對於西九建設存疑，為了撥亂反正，政府必須要以具體的方針讓大家了解整個項目的運作及長遠的文化發展，而此前的第一步，必須讓人了解何謂博物館文化。

楊春榮說：「香港人對博物館的發展是一個大問號，是由西九文化區衍生出來的。」用這麼多公帑來建設西九，市民的想法不外乎：用了錢，但未必有效益。「沒有人會說博物館是不中用的，但用錢有優先之分。」如他所言，搞文化、經營博物館等於「燒錢」，收支永遠不平衡，文化、教育永遠都是要政府補貼的項目，難以賺錢，因而就有一個爭論：「這些錢拿去建醫院好，還是拿去作社會福利好，抑或是建一間博物館比較好？」答案顯而易見。

與其說是用5000萬來推動藝術發展，倒不如說是用來做以往沒做好的工作——文化教育。

由此可見，為甚麼藝術家、藏家對於這5000萬的態度也相當冷淡，表面上政府是支持視覺藝術發展，實際上對於藝術家或藝術市場並沒有多大的助力。

執掌港大美術博物館數十載，以館長的目光來看，兩間博物館如何利用這5000萬也是楊春榮最關心的事。他的看法與博物館的購藏策略相近，因為博物館有責任去保存香港的早期歷史，博物館傾向於收藏大師作品而非提拔新秀也是意料中的事，按他的話說，一般人會比較注重當代作品，但博物館反而較少買當代作品，因為當代藝術品很難估值，風險太大，容易被人批評，買大師作品不容易錯。歸根到底，還是安全至上。

5,000萬為何？5,000萬又為誰？5,000萬在政府體制裡，能發揮的力量有多少，我們拭目以待。

文：呂麗微

藝術家們如是說：

5000萬購藏的主體既然是「本地藝術家的作品」，那麼我們不妨來聽聽本地藝術家們怎麼看待財政預算案中的這筆龐大撥款。

年青藝術家邢景婷認為，首先對於撥款當然是支持。「康文署這次增添的資源，足足以前十年以上的開支。」但她認為問題在於，以這樣的開支去估計，政府本身購買藝術的經驗可能不足，他們以甚麼準則計算藝術價值令人擔憂。她說：「如果以市場價值為參考——即藝術家本身已有一定市場價值，那政府只是錦上添花，對扶持藝術的意義不大。而如果購入新進藝術家的作品，政府的估價公信力又成疑。會不會令作品倫為有價無市呢？」在她看來，「政府這次只是增加資源，未見有政策上的改變。或許這舉動某種程度上能活化香港現有的藝術市場，但真正需要支援的新進藝術家，看起來卻並不會受益。」

香港理工大學環境及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黃國才博士，本身也是本地知名視覺藝術家。他對於這5000萬的思考，不但更系統更有層次，而且可謂百感交集，認為這筆錢「凸顯出了香港藝術在過去與未來的種種矛盾」。

「首先，正是這5000萬和過去170萬的對比，讓我們知道，原來香港政府過去在文化藝術上的財政投入多疲弱。」政府一直表示已在藝術領域投放許多資源，但原來如今我們才知，過去的資源少得可憐。5000萬能彌補過去的過錯嗎？黃國才認為：「有好過無。過去資源錯配，官方機構對當代藝術的重視很差，搞到很多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因為缺乏空間收藏，只能棄棄填海。」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過去的理由是資源少、沒空間——明明藝術品是相當於金字塔尖的瑰寶，但政府卻完全沒有保存的意識。「直到M+出來，有了競爭對手。」黃國才說：「有競爭，才有進步。」

他坦言自己站在藝術家的角度，對這5000萬是又愛有

恨。「愛是因為能見到康文署畢竟有地基，它和M+不同。M+是走國際主義的方式，並不真的了解本土的具體情況，出來的效果一定不夠精確。但康文署轄下有這麼多本土的博物館。」但重點問題仍在於，這5,000萬要用來「收藏些甚麼？」黃國才看到康文署提到的購藏方向中舉了嶺南畫派為例。「感覺上他們想收藏一些大師的作品，而沒表達出希望同當代藝術發生怎樣的聯繫。」

「能不能朝着建立起香港人自己的論述這種方向去收集作品？」他更期望這筆錢用在收藏一些能立當代論述、能為下一代帶來理解今天這個香港之方向性的作品上。真正好的當代藝術一定會如實反映這個時代的、在地的現實，而這或許才是政府大力投放資源時應關注到的內容。

康文署文件中也提出將收藏委約藝術家為公共藝術計劃創作的作品。黃國才個人認為：「這就要看具體委約藝術家去做甚麼，如果是單純做個雕塑那種，我覺得未必能真正幫到本地文化，也未必符合所有關心本地藝術的artist的期望。」他相信解決問題的方式絕不是簡單地「藝術家需要錢政府就拿出錢來」，文化發展並不能用這樣簡單粗糙的態度。他說：「藝術是一種修養，不是好像領救濟金式的。藝術家的創作本身和公眾有關，所以牽涉到展示的問題。」因而擺在5000萬面前的當務之急是要系統規劃從收藏的方式方法到空間展示等一系列問題。「不光是購藏，購藏之後怎麼展示？怎麼讓公眾見到、感受到作品中的精粹？」

和許多藝術家一樣，黃國才對這5000萬的最終效果心懷擔憂。「用得不好，就會變成美麗工程，錢很快會燒光，但文化的機遇卻很少。」他對政府希望提高藝術家地位的舉措懷有清醒審視。「不可以這麼簡單化。收藏這種行為不是流行曲，文化不可以短視，也不可以有盲點。」好的扶持的舉措應該是可帶來潛移默化教育作用的。「譬如收藏之後能進行系統性的分享和展示，有導賞、有論述等配套的足夠深入的內容。」這樣扎實地去做，才能帶動優質文化的提升，而這些則仰賴於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去付諸實行。

現於紐約生活與工作的香港藝術家吳欣慈也認為，政府投資收藏雖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有多少觀眾會去觀看。她認為「讓普通人也能去欣賞藝術」才是政府應該考慮的政策發展方向，藝術教育的普及化非常重要。她說：「我自己在國外的經驗是，常常會看到家長帶着小朋友去看展覽，或者老師帶着學生去臨摹，藝術在他們看來不是多麼高深的事，而是很平常的。」因而她認為購藏一件作品只是一次性的支持，並不能起到長遠效果。更應該思考的是：「要從對藝術家的資助擴展到對觀眾的培養，一般人即使不會去買藝術品，但至少該令他們多一些對藝術的了解、認識和關注。」

收藏家們如是說：

對於預算案推進本地藝術品收藏的政策，獲得了一部分本土藝術品賣家的掌聲，認為政府財政的支持，可讓本地藝術品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展示自身的魅力，擴大市場的彈性和容積。然而，另一部分藏界人士則指出這副「財湯劑」對於本地藝術市場亦產生不小的副作用，甚至是並沒有擊中問題的核心。

按雅韻軒畫廊經理的說法：「海外的大型畫廊和藝術展覽進駐本港，由於香港配套完善，加上背靠內地、買賣藝術品不用課稅和無須繳付進出口稅等優點，吸引海外的大型畫廊和展覽，令香港變得像一個藝術商品中轉碼頭或中心，這對本地藝術的發展成長本身就是一個擠壓。」

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收藏本地繪畫作品的Josephine表示就本地藝術市場而言，香港每年培育的本地藝術家輩出，使香港藝術品市場的供應不斷上升，但需求卻沒有改變，造成市場失調，所以一些本地藝術品收藏家認為政府應在政策上着手推動市民或企業收藏藝術品，創造人們對藝術品的需求。「舉例來說，針對企業購買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可以減收它們的應繳款項（不超過經調整後但未扣減購買前的應評稅利潤的20%）或讓地產商政策性收藏本地視覺藝術家的作品。」

另外，預算案中提到把北角油街的前皇家香港遊艇會會址，改建為視覺藝術展覽及活動中心，對此Josephine亦產生質疑：「是否仿效中國的798藝術區？但會否落得好像土瓜灣牛棚一樣失敗？」相對而言，本地藝術品的賣家群體壯大的有效路徑，她認為政府應該做的，是從現有藝術的資源上着手，例如把現在的火炭或牛棚中加建多一些藝



■正在整修中的油街12號建築群被重新命名「油街實現」 新華社圖片

術中心，舉辦多種不同展覽及活動，用藝術活化社區，把藝術凝聚一起，使一個地區變成一個藝術城。

一些本地的古董收藏人士認為針對香港藝術品收藏的發展，政府的引導教育工作並非「用錢做足」。「基本的展覽場地太少了」欲視收藏家黃醫生說，「例如大會堂低座，展覽數天也要數萬元租金，試問一般書法家、畫家怎能負擔？」在他看來，財政預算撥款卻要花巨資購買所謂藝術品，正是各花入各眼，主流意見亦不一定是好意見，在如何釐定藝術品價值方面是很難做到的，尤其很多當代藝術的市場已經走在學術認證之前。「多數人喜歡看的亦未必是藝術品，為何要花公帑去買？」他舉例說好像現在在香港本土的「新水墨」運動在香港藝術發展已經歷了數十年光景，近一年更是走進了知名拍賣行，但是就學術上亦未能判斷其成就價值，時間這麼短，藝術很難「速成」，合理的收藏更不是靠「廣告」而建立的，香港本土藝術收藏的興盛，還是要靠本土藝術家用時間沉澱。

文：張夢薇